

外国 文艺

AIGUO

1982/1

ENYI

和尤金·奥尼尔共度周末(散文)

.....[美国]马·考利作 龙文佩译 (212)

沃依诺维奇短篇小说两篇 ...[苏联]弗·沃依诺维奇作 (223)

我要做个正直的人.....戴 聪译 (224)

半公里距离.....朝 蒂译 (295)

外国文艺动态

日本作家深泽七郎拒绝川端奖却接受了谷崎奖(87) 苏联公布
1981年度文艺和建筑方面国家奖金获得者名单(315) 1981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317) 孚希特万格的作品改编拍
成电视片(211)

科柯施卡的绘画语言(美术家与作品)何振志 (318)

科柯施卡的美术作品

巴黎：罗浮宫(油画)..... (封二)

南方的峭峰(油画)..... (封二)

蓝衣女人(油画)..... (封三)

凶手,女人的希望(素描) (封三)

难民(油画)..... (封四)

封面设计.....任意

和尤金·奥尼尔共度周末(散文)

.....[美国]马·考利作 龙文佩译 (212)

沃依诺维奇短篇小说两篇 ...[苏联]弗·沃依诺维奇作 (223)

我要做个正直的人.....戴 骢译 (224)

半公里距离.....朝 蒂译 (295)

外国文艺动态

日本作家深泽七郎拒绝川端奖却接受了谷崎奖(87) 苏联公布
1981年度文艺和建筑方面国家奖金获得者名单(315) 1981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317) 孚希特万格的作品改编拍
成电视片(211)

科柯施卡的绘画语言(美术家与作品)何振志 (318)

科柯施卡的美术作品

巴黎：罗浮宫(油画)..... (封二)

南方的峭峰(油画)..... (封二)

蓝衣女人(油画)..... (封三)

凶手,女人的希望(素描) (封三)

难民(油画)..... (封四)

封面设计.....任 意

萨冈短篇小说两篇

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çoise Sagan)是法国当代一位国际闻名、但毁誉不一的女作家,真姓名是弗朗索瓦兹·夸雷(Françoise Quoirez),1935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卡雅尔克市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工程师。1952年,她从巴黎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获得业士文凭。

1953年她十八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第一部作品《你好,忧愁》(Bonjour, tristesse)于1954年发表,畅销一时并获得当年评论家奖,轰动文坛,一举成名。这部作品于第二年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后来在美国还被搬上银幕。

她至今已发表了不少作品:有小说,如《某种微笑》(1956),《一个月后,一年后》(1957),《您喜欢勃拉姆斯吗?》(1959),《狂乱》(1965),《心灵的守卫者》(1968),《冷水中的一点阳光》(1969),《精神创伤》(1972),《后侧面像》(1974),《弄乱的床》(1977)等;有剧本,如《瑞典的古堡》(1960),《有时的琴声》(1961),《瓦朗蒂娜的淡紫色连衣裙》(1963),《草地上的钢琴》(1970)。她还与人合作写过一个芭蕾舞剧《失约》(1957)和一个电影剧本《朗德吕》(1963),担任过电影《蓝蕨》的导演并写过歌曲。

法国文坛对萨冈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你好,忧



愁》是一部不道德的作品，获得成功是由于宣传和读者好奇（这部作品写一个富裕家庭中的少女对鳏居的父亲的放荡生活安之若素，但当父亲准备再结婚时，她却妒忌未来的后母，并怕后母将会对她严加管束，使她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放纵玩乐，竟然设计破坏父亲和未来的后母之间的关系，导致未来的后母自杀）；认为萨冈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劳动人民，大多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过着富裕生活的男女，题材也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所谓“爱情”的故事，文学价值不高。有的则认为萨冈颇有才华，如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和夏尔多纳在《你好，忧愁》发表后都作了称赞，前者说这部作品值得称赞之处从第一页上即可看出，后者宣称萨冈的风格可与十八世纪大作家的风格相比拟；认为她的许多作品似乎都是随着文思的涌现，信手写来，文笔流畅自然，有其独特的风格，人物刻划生动，内心分析细腻；认为她的作品反映出法国社会中富裕阶层的男女由于精神上的空虚，感到忧郁、无聊、孤独，因而不顾传统的风俗习惯，放荡不羁，追求个人情欲的满足。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萨冈的作品题材比较狭窄，但是在艺术手法上有她的特色。

下面介绍的两篇作品均选自作者 1975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柔和的眼睛》。和集子同名的一篇作品描写一个自以为热爱妻子但并不了解她思想的丈夫同她和朋友们一起外出打猎时，发现他的朋友企图勾引他的妻子，于是产生了种种思想和作出种种表现；同时也刻划了他妻子的形象：她过着舒适的生活，但在那忧郁而柔和的眼睛后面始终隐藏着什么思想——实际上是感到精神空虚，羡慕野生动物独立自由的生活。故事是这样结束的：妻子对他流露的深情又一次激起了他爱情的火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萨冈的“人情味”。《难捱的圣诞节前夕》则对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夫妻父子关系作了喜剧性的讽刺。

编者

柔和的眼睛

小 禾译

热罗姆·贝蒂埃把汽车开得太快了，他的妻子，美丽的莫尼卡，只有在十分漫不经心的时候才不会觉察到他这么冒失。他们是在周末去打比利牛斯岩羚羊的。这对他来说是一桩真正的乐事，他爱打猎，爱他的妻子，爱乡村，甚至爱他们要去找的朋友斯塔尼斯拉斯·布雷姆和他的女伴（自从斯塔尼斯拉斯离婚之后，他经常调换女伴）。

“我希望他们准时，”热罗姆说。“你想这回他带来的是怎样的姑娘？”

莫尼卡带着疲倦的神气一笑。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希望这回是一个运动员。打猎是艰苦的，对不对？”

他点点头。

“是的，很艰苦。我在想，到底为什么斯塔尼斯拉斯到了他这个年纪，或是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还要卖弄风流。这会儿，要是他还没准备好，我们就要赶不上飞机了。”

“你决不会错过什么的，”她说，笑起来了。

热罗姆·贝蒂埃斜着瞥了妻子一眼，再次思忖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忠实而又沉静的汉子。他知道自己相当有吸引力，结婚十三年以来，他始终向这个女人——他只爱过她一个——提供了一种无忧无虑的愉快的生活。但是有时候，他又寻思，在他美貌妻子的安宁的外表下、在她那双忧郁而恬静的

眼睛后面究竟还隐藏着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是说你永远不会有任何失误：无论是你的事业也好，你的生活也好，还是你乘飞机，都是如此。我甚至想到你一定会打中那头比利牛斯岩羚羊的。”

“我也很希望能这样，”他接口说，“我去打猎可不是为了开空枪，请你相信我的话，这种羚羊是一种最难追捕的猎物。”

他们到了拉斯帕伊大街一幢房屋前面，热罗姆按了三次喇叭，一扇窗开了，出现一个男人，做着夸张的欢迎手势。热罗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嚷道：

“下来，老兄。要赶不上飞机了。”

窗重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斯塔尼斯拉斯·布雷姆和他的女伴走出了大门。

斯塔尼斯拉斯·布雷姆举止慢条斯理，迎合人意，而且喜新厌旧；而热罗姆则使人感到可靠、稳重、果断。那年轻妇女是个金发女郎，十分迷人，但似乎很敏感，她属于那种人们称之为“周末伴侣”的女人。他们从后车门上车，斯塔尼斯拉斯为她作了介绍。

“莫尼卡，亲爱的，我给您介绍一下蓓蒂。蓓蒂，这是莫尼卡和她的丈夫，著名的建筑师贝蒂埃。从现在起，你要听从他的，一切由他指挥。”

大家心不在焉地笑了，莫尼卡亲切地同这位蓓蒂握了握手。汽车朝鲁瓦西方向开去。斯塔尼斯拉斯俯身向前，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你们两个一块儿出去玩，高兴吗？”

没等人家回答，他就回过头去朝他的女伴微笑。这种轻松愉快、有点儿颓废、有点儿花花公子的样子、又有点儿狡猾的风度，使他显得极有魅力。蓓蒂犹如着了迷似地报以微笑。

“你想想看，”他拉开嗓门说，“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年了，我们一起上学。热罗姆总是得第一，课间休息的时候，打起架来也总是他赢，而且往往是为了维护我而打架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讨人嫌了。”

他指指莫尼卡：

“我认识她已有十三年了。他们是幸福的一对，亲爱的，仔细地瞧瞧他们吧。”

坐在前面的热罗姆和莫尼卡都象是没有听他讲话。但是他俩的嘴唇上都流露出一丝浅笑，简直象是有过默契一样。

“我离婚后，”斯塔尼斯拉斯又说，“是他们给了我安慰，因为那时候我伤心极了。”

这时车子在法国北部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行驶着，年轻的蓓蒂简直要大叫大嚷才能使对方听清楚她的问话：

“为什么伤心？你的妻子不再爱你了吗？”

“不！”斯塔尼斯拉斯也叫喊着回答，“是我不再爱她了，请相信我的话，对一个正人君子来说，这是很糟糕的。”

他放声大笑，重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

随后到了鲁瓦西，乱哄哄的鲁瓦西。大家对热罗姆的办事效率都钦佩不已：出示飞机票，登记行李，一切都由他一人包办。其余三人只是瞧着他，两个女人自然习惯于有个男人照顾她们，斯塔尼斯拉斯则显得好象自己不动手是很有面子似的。接下来，旅客们走进机场的过道，他们两个一排站在自动行道上，如同冻僵了似地一动不动，在赛璐玢的屋顶下相继前移，活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富裕的夫妇预制好的塑像。接着是进入机舱，他们乘的是头等舱，大家挨次序坐下。莫尼卡望着舷窗外掠过的浮云，连人家给她的杂志也不去翻一翻。热罗姆站了起来，这时莫尼卡身旁忽然出现了斯塔尼斯拉斯脸部的侧影，后者表面上好象是伸出手来，指

给她看舷窗外的什么东西，但他说的却是：

“我要你。明白吗？想个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合适，但是在这个周末，我需要你。”

她眨了眨眼，没有回答。

“告诉我，说你也需要我，”他又说，一直微笑着。

她朝他回过头去，一本正经地瞧着他。但是，没等她开口说话，飞机里的扬声器就响了：“我们在慕尼黑降落，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好保险带，停止吸烟。”他们互相凝视了片刻，目光既象敌人又象情人，这次他真的从内心发出了微笑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热罗姆也回来坐在莫尼卡的身旁。

大雨倾盆。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开往打猎时住的木屋。当然，开车的又是热罗姆。上车之前，莫尼卡殷勤地问蓓蒂是不是很容易晕车。蓓蒂——她使人感觉到，她很希望别人尊重她，对她有礼貌——点了点头，跑到前面和热罗姆坐在一起。

热罗姆心情很愉快。车外遍地是落叶，下着雨，而且有薄雾，他得全神贯注地开车。汽车前大灯时明时暗，前风窗上的刮水器来回摆动，马达嗡嗡地响着，这些象一堵不太讨厌的墙，插在他与旁人之间。同往常一样，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感到自己是把这些人带到打猎的木屋去的小小宇宙飞行舱的驾驶员。他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带着充分的安全感，开着车，时而加速时而减速，主宰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四条生命。拐弯的地方特别难开，因为天已经黑了。陡壁夹道，道路两旁遍地是落叶松和冷杉以及雨水汇成的急流。热罗姆在车窗口呼吸到秋天特有的那股味道。可能是由于车子经常拐弯，斯塔尼斯拉斯和莫尼卡都默不作声。他很快地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不睡吗？蓓蒂就差打鼾了。”

斯塔尼斯拉斯笑了起来。

“不，我不睡；我在看外面，看那黑夜。”

“要听音乐吗？”

他打开收音机，车厢中马上响起了卡巴尔的异常高亢的歌声。她唱的是《托斯卡》^①中的咏叹调，使热罗姆感到惊奇的是，泪水竟会涌上他的眼眶，在意识到扰乱他视线的并不是秋天的景色之前，他不由自主地又去开动刮水器了。他忽然想道：“我爱这天气，爱这地方，爱这条公路，爱这辆车，尤其是，我爱这个坐在我身后的褐色皮肤的女人，她是我的，和我一样愉快地听着另一个女人的歌声。”

热罗姆的话不多，很少对别人吐露心事，跟别人说的话比自己说的还要少。人家认为他是一个直爽的、近乎粗野的人。但是，在此时，他突然想停车，下来把后面的车门打开，把他的妻子抱在怀里，对她说他爱她，尽管这样干很可笑。女歌唱家的嗓门响起来，乐队紧紧跟上，就象是着了迷，受到了这歌声的吸引。热罗姆不由自主地、几乎是狂热地——这个字眼对他不大适合——扳了一下后视镜，从镜中向他妻子瞟了一眼。他以为镜中的她一定是象往常在听音乐会时的那个样子，一动不动呆板地坐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把后视镜的小镜面朝下扳得太猛了，所以看到的是：斯塔尼斯拉斯又长又瘦的手按在莫尼卡的手上，掌心贴着掌心。他马上把镜子朝上扳，这时音乐变成了由一个发狂的女疯子尖声喊叫出来的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不连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有一段时间，他连公路、冷杉和即将遇到的转弯处都辨不大清楚了。不过，这位注重行动、对安全负责的人立刻拨正了方向盘，稍微减慢了车速，并且十分冷静地作出了决定：要后面这个男人，这个和他妻子一起隐设在黑暗中的金发蓝眼的男人死掉。总之，要这个人明天就死在他的手里。然而，就是这个人向他指出了前面是急

①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所作歌剧。

转弯，热罗姆的脸旁立刻就出现了他童年时代的朋友的脸，可这张脸现在已经变得令人讨厌、令人憎恨了。

“怎么，”斯塔尼斯拉斯说，“你在做梦哪？”

“没有，”他回答，“我在听《托斯卡》。”

“《托斯卡》，”斯塔尼斯拉斯快活地说，“唱到哪儿了？”

“正唱到斯卡尔皮亚出于妒忌决定杀死马里奥。”

“他做得完全对，”斯塔尼斯拉斯笑着说，“他只能那么做。”

他向后靠，挨着莫尼卡。热罗姆马上觉得自己非常镇静。收音机里疯狂的大合唱停下来了，他微笑了一下。

事实上也只能那么做。

这是一幢用桦木盖的打猎时住的大木屋，屋里能看见梁，地上铺着兽皮，有壁炉，墙上挂着几只用稻草填塞的动物头颅——是他们的猎物中最漂亮的。确实是个可爱的地方！他忽然觉得这儿有点怪诞。他已叫醒蓓蒂，卸下行李，点亮灯火，关照看守木屋的人做饭。他们还十分愉快地一面进晚餐，一面听——是斯塔尼斯拉斯心血来潮出的主意——老式电唱机放的美国歌曲。这会儿，他和莫尼卡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在洗澡间中脱衣服，而他则坐在床脚边，在喝一瓶威廉明妮酒。

他心中有着一种非常固定、非常痛苦、而且完全无法补救的感觉。他知道不能去问她：“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是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事将会怎样结束？”事实上，他已经很久不和妻子多谈了。他带着她到处闲逛，赡养她，和她亲热，但不跟她多谈什么。他隐约地感到，提出这些问题，尽管理由非常充分，但仍然是一种冒失的表现，既不合时宜又陈腐，而且近乎粗俗。

他专心地喝着酒，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也没有绝望。他是为

了使自己镇静而喝。他不是需要吃安眠药或苯丙胺的人，而是
是什么药都不吃的人，“一个单纯的人”，他辛酸地、带着一种对自己
嘲讽和轻蔑的心情想道。

莫尼卡回到房里，她头发的颜色总是那么黑，颧颊总是那么
高，眼神总是那么平静。她走过他身边时，用习惯的姿势把一只手
放在他头上，这姿势既意味着屈从又意味着权力，他没有做出任何
退缩的动作。

“看来你疲倦了，”她说，“你应该马上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去
打猎呢。”

其实，她想到这事是奇怪的。她从不去打猎，也从不曾要和他
们一起去。她声称自己听到枪声就害怕，兴奋的猎狗又叫她心烦，
总之，她不喜欢打猎。他从没有想过莫尼卡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
他们去。因为说到底，她既不怕疲劳又不怕走路，她从来就没有怕
过什么。

“这事很怪，”他说，忽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含混不清，“你不爱
打猎真是奇怪。”

她笑起来。

“十年之后，你感到惊奇了？”

“吃惊是永远不会太迟的，”他傻呵呵地说，暗暗诧异自己的脸
怎么会突然红了起来。

“不，”她一边说，一边躺下，打着呵欠，“不，太迟了。你看得
出，我很喜欢野生动物，我觉得它们比别的动物更中我的意。”

“中意？”

她微笑着熄灭了她旁边的灯。

“噢！”她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不睡？”

他听从她的话，脱下粗毛线衫和鞋，一下子横倒在床上。

“多懒啊！”她说，欠身越过他关灭了床头灯。

他留神地听，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她在平静地呼吸，快睡着了。

“你不觉得，”他问道，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声音象一个孩子的声音那样迟疑不决和惶惶不安，“你不觉得卡巴尔确实把《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唱得很好？”

“怎么不觉得，”她说，“好得惊人。为什么问我这个？”

她稍微静默了一会儿就笑了起来，是她习惯的那种略低的、轻轻的、自然的、自然的笑。

“歌剧使你变成浪漫派了，或者是秋天使你这样的，或者是这两者。”

他俯下身子，摸索着寻找放在地板上的威廉明妮酒的瓶子。酒既是冷冰冰的，又是火辣辣的，可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可以朝她翻过身去，”他想，“把她抱在怀里，要她怎么样就怎么样。”一阵孩子气的、脆弱的、如饥如渴的冲动使他向她伸出手去。他摸到了她的肩膀，她十分自然地转过头来，把嘴贴在他手上。

“睡吧，”她说，“已经很晚了。我累坏了，你呢，你明天也会累坏的。睡吧，热罗姆。”

于是，他就把手缩回来，朝另一面翻过身去，神魂颠倒的孩子消失了，让位给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这个冷酷的、灌饱了威廉明妮酒的人在黑暗中谨慎而仔细地考虑着，思索怎样才能通过望远镜头、瞄准点和扳机，在火器的射击声中，把一个名叫斯塔尼斯拉斯的、金发的、危害人的陌生男人从生活中排除掉，特别是把他从自己身边的这个陌生女人的生活中排除掉。

早上十点。天气很好，极其晴朗。他们已经在树林中搜索了三个小时。猎场看守人曾发现过一只漂亮的比利牛斯岩羚羊，热罗姆也曾两次在望远镜中看到过它，但是目前他要打的完全是另

外一种猎物：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穿着用麂皮和浅黄褐色皮做的衣服，而且特别难打。他已经有两次错过了机会。第一次，是因为那个猎物以为看见了羚羊，一跳跳到一棵矮树的后面；第二次是因为蓓蒂的长着金发的头闯到了他枪口上的闪闪发亮的小黑点和他的猎物的中间。这会儿，他完全和他的猎物面对面了。斯塔尼斯拉斯·布雷姆站在一块空地中央，他把枪放在两脚之间，让全身重量落在一条腿上，以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幸福的样子瞧着蔚蓝的天空和枯黄的树木。热罗姆的手指开始扣紧扳机。这个脸的侧面马上就要炸开了，这些金黄色的、非常纤细的、开始脱落的头发将永远不会再靠在莫尼卡的手掌中，这浪荡子的皮肤将受到五十颗大粒霰弹的袭击。忽然，斯塔尼斯拉斯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表示感到寂寞的动作，把手臂举向天空；他用一种感到幸福的、令人憎恶的懒散的姿势伸着懒腰，让枪滑落在地上。

犹如受到了侮辱，热罗姆开枪了。斯塔尼斯拉斯吓了一跳，他朝四周张望，那样子与其说是害怕，还不如说是吃惊。热罗姆放下手来，一点也没有因感到它没有颤抖而骄傲，但当他发现自己没预先想到调整枪上的表尺时，不由得一阵狂怒。他隔着二百米的距离放枪，但却把表尺定在平常打野禽时用的距离上，也就是说五十米。他调整了一下，重新瞄准。这时他听到了猎场看守人的话声，这声音倒没有叫他害怕，而是打扰了他：

“您瞧见什么了吗？贝蒂埃先生？”

“我以为瞧见了一只山鹑，”热罗姆回过身来说道。

“不该打枪，”猎场看守人说，“如果您想打羚羊，可不能弄出声音来。我知道它上哪儿去，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设陷阱捕捉它，不过不能吓着它。”

“请您原谅，”热罗姆笨拙地说，“我不再无谓地打枪了。”

他把猎枪枪管扳开，跟着那老头儿走了。

奇怪的是，他既感到好笑又感到生气。他十分肯定自己会在黄昏以前打死斯塔尼斯拉斯，但是这事不得不干上好几次，他倒也觉得很可笑。

两小时之后，他迷路了。他们都迷失了方向，再说，羚羊太狡猾，猎区太宽广，助手又太少了。不过，他刚才追逐的虽不是羚羊而是另一种猎物，可是他却因此而终于单独地、直截了当地突然望见了羚羊，当然，距离很远。那羚羊朝着太阳站在一块岩石上，纹丝不动。热罗姆本能地抓起了望远镜。这时他战栗了。他累了，气喘吁吁，他变老了，有四十岁了，他爱着一个不再爱他的女人。这念头有那么一会儿使他几乎两眼发黑。接着他调节好望远镜，他十分贴近地瞧见了羚羊，就象能摸着它一样。它是一只浅灰褐色的小羚羊，有着不安却又骄傲的眼神，它一会儿朝山谷瞧着——敌人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会儿又朝山峰瞧着，似乎是在嘲弄近在咫尺的死亡。它显得胆怯、脆弱，但又坚强。它站在那儿，就象是要证明它纯洁无辜、敏捷灵活和逃避危险所具有的魅力。它是漂亮的，胜过热罗姆猎获过的任何野兽。

“再过些时候，”热罗姆想，“再过些时候，我要打死那个家伙（他甚至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但是你，你，漂亮的朋友，现在我要的是你。”

他开始攀登通向羚羊所在处的极其陡峭的小道。

山下，狩猎队走岔了道。四处的狗吠声、哨子声都越来越远了。热罗姆觉得自己仿佛正在离开一个令人烦恼的肮脏世界，回家来了。

虽然有太阳，还是很冷。当他再拿起望远镜看的时候，羚羊仍然在那儿，好象在瞧着他，接着，羚羊走着小步，进入大树丛中。半小时之后热罗姆到了大树丛旁。他跟踪羚羊的足迹，追到一条狭道上，羚羊又在那儿等着他了。这场追逐中只有他们两个。热罗